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

目錄

卷一　序　凡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左傳屬事目録　春秋類

卷一

周

桓王伐鄭

子克子頽子帶之亂

王臣爭政

定靈昏齊

宋襄公圖伯

晉文公之伯 附襄公繼伯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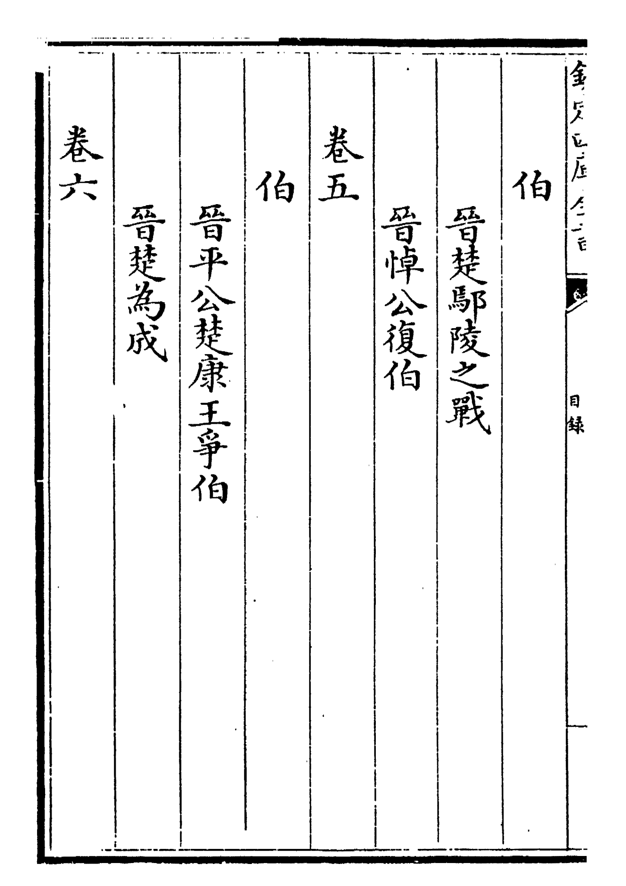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楚莊王之伯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卷四



伯

楚靈王之亂

晉失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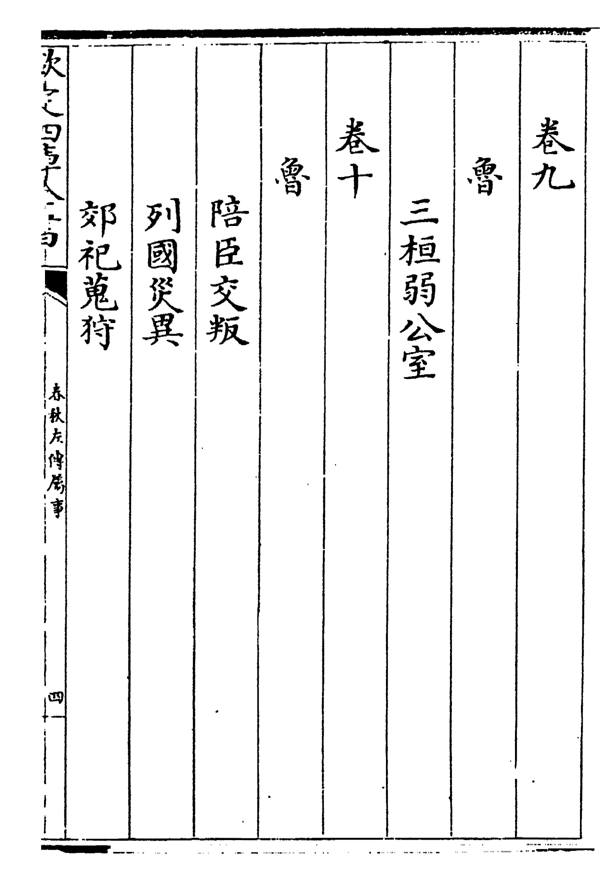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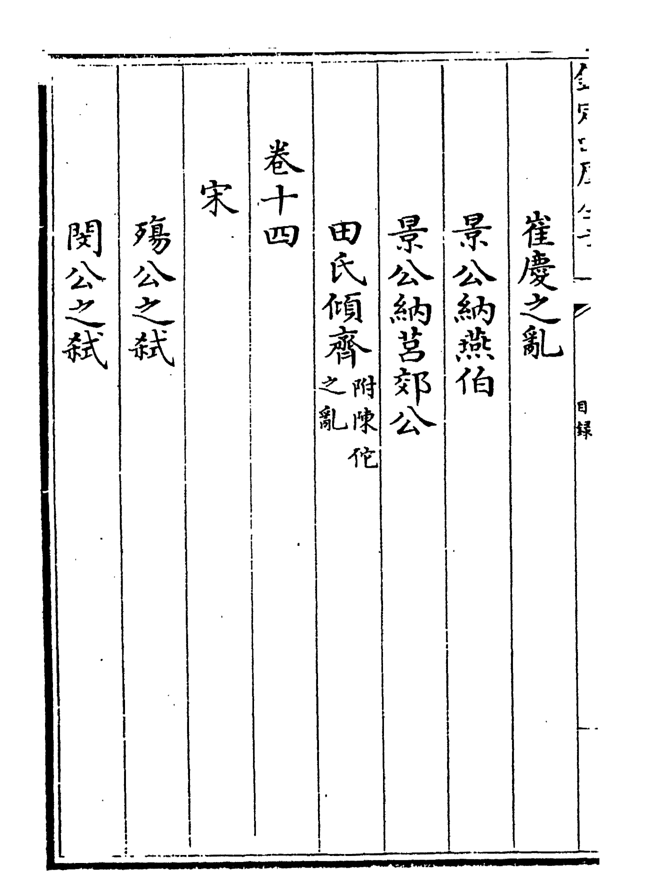
魯

隱公攝國

文姜之亂 附莊公忘讎

魯與邾莒之怨 附邾莒事





卷十四

宋

昭公之弑
桓族之亂
子罕之賢
華向之亂
桓魋之亂
景公滅曹
大尹亂政
卷十五

衛

卷十六

鄭

莊公克叔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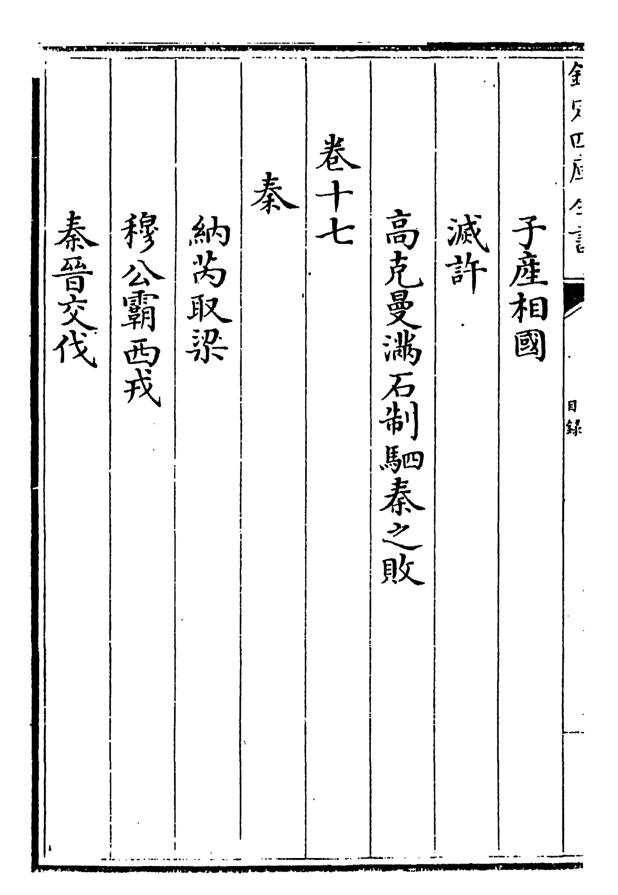
莊公入許

厲公篡國

穆公之立

靈公僖公之弒

西宮純門之難



卷十八

楚

武王伐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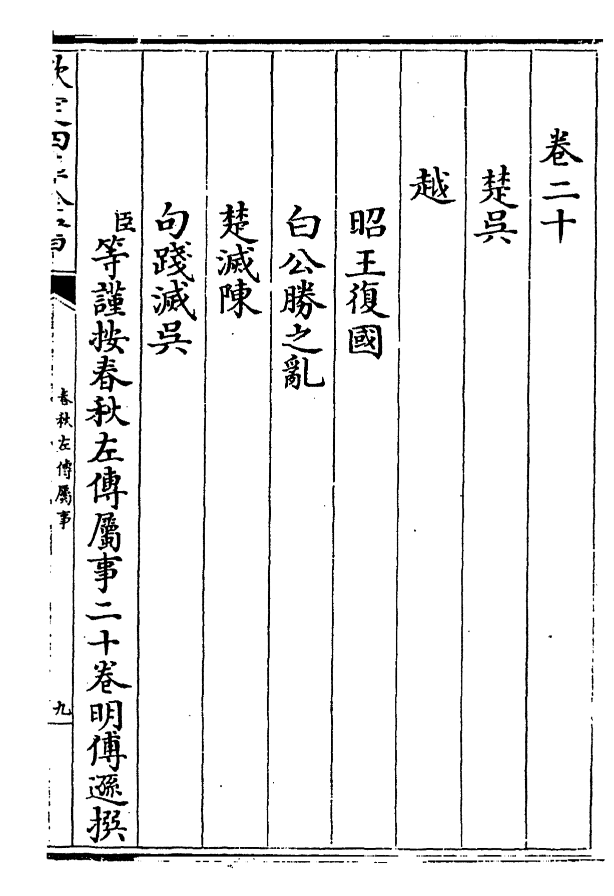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文王滅息鄧敗蔡黄

成王滅弦黄夔

成王之弒

穆王滅江蓼六



卷二十

楚吳

越

昭王復國

白公勝之亂

楚滅陳

句踐滅吳

臣等謹按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卷明傅遜撰

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晩歳乃以歳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宋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隱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遍蒐

天下郡縣志而精攷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為此注其用心深至而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左傳屬事序

史之體不一而編年其正也三代以前邈矣罕睹焉唯左氏發夫子筆削之旨而著傳司馬君實奉英宗命而脩通鑑上下二千餘年蓋灝乎無不包矣司馬子長離腐刑之慘發其怨毒而為本紀世家列傳等言似重乎其人袁仲樞因通鑑以纂紀事本末似重乎其事至夫藝文類聚與錦繡萬花合璧事類等書似重乎其物吾

嘗評之重乎人者慕古尚友考世之士斯多取焉重乎事者經世制變撥亂致理之士斯多取焉重乎物者則鈎句摘事攟摭媲偶之士斯多取焉是皆魁人墨士各任其志好攄幽發粹志實載往以流惠乎後人者也吾嫻黨傳遜士凱氏少抱志略挫抑沉鬱於時用袁氏體纂左傳屬事以稍自露其長予謂國語戰國策太史公八書已類是非始於袁氏也而士凱之所自負者尤在訓詁中自謂能芟千載之謬予觀其明簡雅覈多以意

悟於注家誠可稱善若祧廟七音籩短軀長數事皆探前人微旨抉其疑似而暢衍之非漫為臆說也至弁髦下二如身雖巳較勝舊說而士凱猶自懷疑從予正之予謂冠禮尊位本如是特弁髦句於文氣覺拗然古人文字亦多有然者其他大者無慮百餘條小者數百皆去杜之舛以發左之意其有杜本無謬而為他說所誤者仍辨之以復於杜左氏之說於正者亦以義裁之使無誖乎聖人之訓誠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會其左

宦引歸貧不自聊亟欲此書之布於世數遺予書曰公為序之既冕其首而尤附之翼也予謂凡古之立言以圖不朽者孰不同是心哉顧其顯晦也似有數焉司馬史記令家藏士習好之甚於六經而更兩漢猶不顯獨楊惲以其自出能讀之耳韓昌黎文為七大家之冠或以配孟子亦更四百餘年至歐陽永叔而始大行是編也葢不與二書侔然觀其比事而屬之也俱有意義焉如齊桓之霸始以鮑之薦管其不能勝楚也以子文晉

悼之復霸始以荀罃之歸而其後之失霸也以范鞅諸臣之賄其他事事必指要陳詞昭為誡鑒務思有益於世非徒逞辨博摽奇麗為搦管濡翰之資已也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俯而讀之其必會於衷而發其志智者多矣使世之君子惟榮顯之圖或雕蟲之是工則匪直是編諸古籍皆覆瓿類耳如以措大自任體國經治為懷則是編也將靡翼而橫飛矣序與不序也奚與乎予惟重有望於天下之士焉爾吳郡王錫爵撰

春秋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為左氏而顯者漢丞相張蒼諸王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丞相翟方進之屬賈誼至為之訓故然終不得與二氏並而中壘校尉

劉歆始篤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屈幾用此獲罪其後獲竝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晢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錯經以合義自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乎粲然公穀反不得稱竝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爾於是稱左史者舍經

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推貴在人則事易複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當左氏時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倣經而詳者則為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悅袁宏之類然不甚為世稱説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

鑑其文雖不敢望左氏之精鑿要亦有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栗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顧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有雄志博涉曉兵尤好推前代理亂大原謂左氏足以發其竒益覃思詳索而融貫其義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

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為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而杜氏之有舛僻者亦揞而正之必使之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傳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且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傳而左者易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如嚮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傅為峻文決理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

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事者多違而析義者易深耶使傅氏及是時而成此書令三張貫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治當何如也傅氏今雖尚墨墨守學官部使者已從守令科三論薦矣其將使之展而效之時哉吳郡王世貞撰

春秋左傳屬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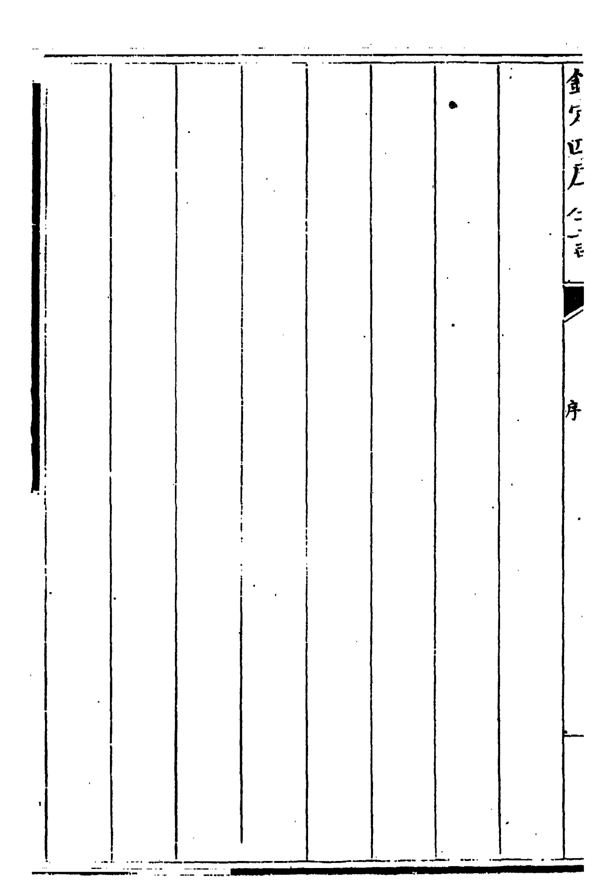
古史之存寡矣唯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概見雖當世衰季簒弒攻奪烝姣之醜不絕於篇而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准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

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以為紀傳世家等言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雖自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不多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粹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與智減實以上接左氏襄子甚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而豫之遜嘗欲

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遯頗悟其㫖取王敬文本藏而成焉懼其事緐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周而凡盛衰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註可讀元凱好之自謂成癖而其集解乃多紕繆疎略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註如防川介山失其竒勝且意義亦難於會解遜遯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

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又讀胡身之註通鑑時有評議以發明其事之得失輒慕而效之其是非或不大誖於聖人而微蘊亦因以少見遜少好讀史茲傳雖以釋經而與後之言經者多牴牾難合故經不能強明而獨䏚其文辭視以古史妄纂茲録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

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
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
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役寧不百其
失乎唯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時皇明萬歷十有
三年乙酉初夏日吳郡後學傅遜士凱自序



春秋左傳屬事

凡例

一列諸國先後俱依經文事既分屬而小國以事交於某國者即附見於某國之中

一纂事從題無題從類凡事與題稍相涉者因為附見以無遺古史之文

一凡一事而宜分見兩屬者則置於所重之中而於其

輕者則從節仍云詳見某處又有因事起事而於他事為要本事無與者則直置於他事而云餘見某處凡節文皆空一字以別於全文若有一二句從節者止空一字不復云詳見餘見

一凡雖一事而歲月既久枝節自繁則於一題之內又分數題其年月亦因其內事以為先後如三桓弱公室小國交魯之類

一有大事而中有數事不可分析者則於二事之交加

一圈以別異之如隱公攝國晉楚爭伯之類

一杜註於一事之始云為某事張本於終則云終某人之言今事既類聚故俱不用其云在某公幾年者今云在某事内

一此編本為明達者之資故多總括其意以註而於字句或畧焉以待觀者之自悟悟而得之則得之於心也固

一凡名物度數不可以意求者則俱從詳且以備檢考

焉

一凡註或仍或草於必然無疑者則直解其中不復致辨其有疑似難析古制難辨必須詳考乃定深思方得者則於去取創見之際俱不敢苟故另為辨悞二卷以求正於博雅其或無可考據思之不得者則並存其說以并求正焉

一有本不必註而先為杜註所謬者則亦解之以正其謬或見於辨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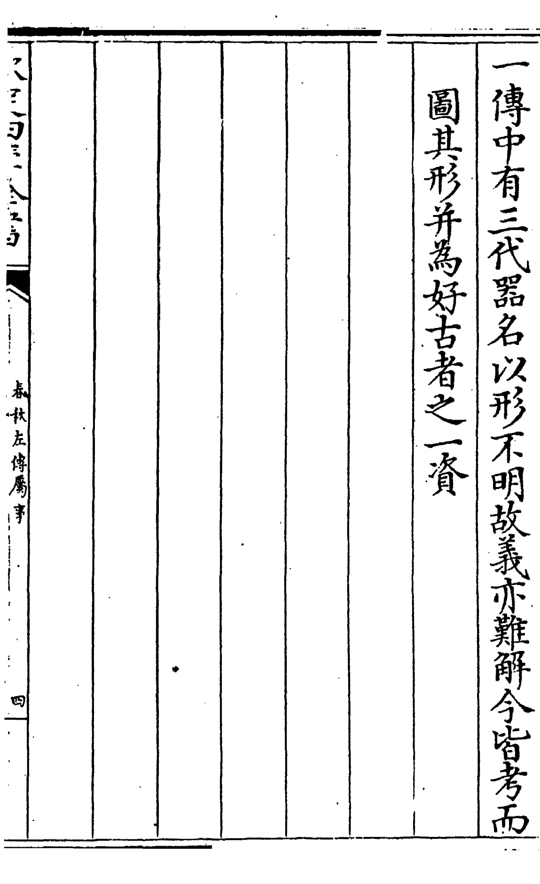
一左氏好以成敗論人凡於生死治亂之先必預為徵兆而後以事為應驗固有未必盡然者先儒譏之以誣當矣然於世教有補故皆因焉而有悖倫傷化之極者不得已而畧評數語於中以明大義凡評議仍用小圈以別於訓註總評於後者則用大圈

一傳中地名元凱皆釋以晉時所名今皆易以昭代之制古蹟晉有而今無者則加舊字以存疑未有考者姑闕前見者從略於其事有關係者仍從詳

一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故凡傳中喪制皆曲為強解以信其說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註中悉為釐正

一傳中於一人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邑錯見於一事之中觀者卒難别識今於一人始見即詳其姓名字謚等庶使易曉

一傳中多古字通用及奇字難識或以一字屢見若悉為音釋似覺太繁故另分部音釋附於辨悮之前



一傳中有三代器名以形不明故義亦難解今皆考而圖其形并為好古者之一資

春秋左傳屬事卷一

明 傅遜 撰

周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

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卿士王卿之執政者鄭父子秉周政虢西虢公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城時亦仕王朝貳欲分政於虢也以物相贅曰質狐平王子忽莊公子畀政成先王意祭足鄭大夫字仲温今河南温縣成周今河南洛陽縣周四月秋計麥禾猶未熟取之者或為周牧用耳交惡相疾也君子稱言明恕閒誠述人也禮典秩山夾水曰澗水出於山曰谿沼池沚小渚毛草也蘋大萍蘩皤蒿薀藻亦二水草筐方

筥圓皆竹錡有足釜無足皆金潢汙停水行潦流潦羞進也風國風義取不嫌於薄物雅大雅行葦義取忠厚洞酌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祀○於此周與鄭等而勢更出鄭下陵夷極矣左氏如此敘事亦豈體乎

六年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桓王即位久至是始朝桓公名黑肩周采地公旦後也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依旣至也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于此遂畀之政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為禮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不王不共王職為左則與虢公分任來告乗魯怨宋也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

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老桃菅宋地防郜宋邑鄭伯后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頼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下事上皆成禮庭中故不王曰不庭勞者敘其勤以荅之魯侯爵尊鄭伯爵畀故言勞王爵鄭師還駐遠郊故宋衛得乘虛入其國蔡從宋衛在戴以不得同入鄭之功不和故鄭得圍之於戴而皆取之戴國今為河南考城縣郕亦國在今山東汶上縣北有郕國城

十一年秋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鄔劉在今河南偃師縣境舊有鄔聚劉亭蔿闕邘河南懷慶縣有邘臺村俱鄭田温前見原河南濟源縣絺在河南河内縣境樊一名陽樊河南濟源縣有曲陽城為其地隰郕河南懷慶府有期城為其地攢茅河南修武縣有攢城向河南濟源縣有向城盟河南孟縣有孟城州陘闕隤在河南修武縣境懷亦屬修武縣有懷城俱蘇忿生田忿生周武王司寇時其後叛王田本自據恕則人心協而德順禮序故為則為經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

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奪悉不使之與也前忌父此林父疑皆虢公字子元鄭公子拒方陣司馬法車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繻葛鄭地旝旝也通帛為之蓋大將之麾執以號令王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曰能軍鄭伯斂軍問勞稍存臣禮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皆鄭大夫○鄭伯雖已不臣而動假命以行猶有尊周之心焉可撫而御也既易其田又奪之政是驅之叛矣及討其不朝能虞其不以兵禦耶而遂親將以行也至兵敗身傷復受其勞問而不自恥也哀哉

七年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

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前王以二邑與鄭故求成郟王城今為河南府治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王桓王太子克其弟字子儀辛伯周大夫周公見前燕南燕今河南胙城縣即其地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皆以致亂及及于難○是為子克之亂下為子頹之亂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

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詭諸蔿國皆周大夫夷詭諸采地弗報不報施於蔿國忌父王卿士奔虢避子國難至惠王始復其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詹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所謂惠后也媯陳姓後寵愛少子帶致亂

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

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宫近於王宫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王姚莊王之妾姚姓蔿國前已亂周與邊伯子禽祝跪詹父為五大夫膳夫即石速以士不數秩禄也蘇氏前桓王奪其邑以與鄭者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

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仲父南燕伯字櫟鄭邑今河南鈞州鄔王所取鄭邑徧舞備六代之樂叔虢公字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

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玤鄭地鄭虢相命以謀納王闕象魏也辟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畧界也鄭武公傅平王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虎牢今河南汜水縣原伯原莊公也效尤以子穨就戮而樂備是效其徧舞也厲公卒子文公立天子省方謂之巡守玤虢地酒泉周邑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酒器爵重於鞶鑑故鄭惡

○茲役也鄭伯功大於虢而王待虢有加寧毋徵亂乎

二十七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二十九年冬樊皮叛王樊采地皮名字仲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以上為子頹之亂以下為子帶之亂

僖公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

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襄王惠王太子名鄭帶襄王弟惠后之少子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會洮始定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揚拒泉皐皆戎邑及雜戎居伊水雒水間者伊水源出河南盧氏縣閟頓嶺經嵩縣洛陽偃師縣入洛洛水源

出陜西洛南縣冢領山經盧氏洛陽偃師鞏縣入河帶召戎欲以簒位秦晉有勤王之舉

十二年夏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湫齊大夫○子帶引外寇以危宗國其罪大矣而桓為之請復非也仲孫號為多智能測王怒之未怠而不能測帶惡之不悛乎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滑屬鄭小國今為河南偃師縣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二十二年秋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富辰周大夫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鄰猶近也孔甚云旋也○富辰論兄弟之常可耳帶之長惡好亂不可以是論矣必召之歸致其罪必不可容而殺之曷若全之于外之為愈乎親親而擇人焉亂斯免矣

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

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

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堵俞彌鄭大夫伯服游孫伯周大夫辰意以鄭雖不臣而豐本自王深以狄伐之非故諫云上古沕穆德盛而民懷中古由親以逮之弔傷咸同也周公傷夏商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十六國文王子四國武王子六國周公别子胤嗣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頹善糾收也厲王失德兄弟道缺穆公于東都收而作詩以親之屬小雅國語詩序謂周公作常棣玉李也花柎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馬鄂華發外者萼通不豈不也韡韡光明貌鬩訟爭貌言内雖不和猶禦外侮庸用暱昵也崇尊信也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勳也鄭祖桓公厲王

之子宣王母弟親也嬖寵謂申侯子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用舍得人賢也所宜尊且近在王畿是為四德聾昧頑嚚本戎狄之性周公封兄弟召公作詩皆親親也今伐鄭是變其道渝變也頹帶之亂未熄而又興之使甚將廢文武之功業王用狄師有功將貴其女辰又諫有勞施則望報過厚婦人多性蕩而怨深尤足以致患皆不納而亂作昭公子帶謚食邑于甘隗氏王所立狄后替廢也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坎欿周地在今河南鞏縣境原毛皆采邑氾鄭邑今河南襄城縣因襄王處此而名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

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鄙野處也同姓諸侯稱叔父天子清道而行其居九重故奔外曰蒙塵不敢斥尊故曰官守師父鄢父周二大夫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也孔將鉏等鄭三大夫官官司具器具先君後已故曰禮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

餘見晉文公之伯

○噫周之衰也端守静正猶自全乎其

為尊乃縱情多妄以亂乎內必外假諸國以定是猶既羸而復自絕其食也然皆起于秦茂適嗣寵愛庶孽之故前車累覆而後不一鑒焉其書甚哉抑大叔罪大殺之當矣而稱昭公後又有甘簡甘悼甘桓之屬豈既殺之而又賜之美謚復為之立後耶有不可解者

王臣爭政

周公閱　王孫蘇
周公楚　王叔陳生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秋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王匡王叛不與之訟理其直復復使

之和親也○王既知曲直所歸爲不能正而乃求晉理之其倒而授之也甚矣

宣公十五年夏六月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子捷王札子别名召襄戴公子立之嗣其位

十六年秋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蘇罪甚矣而晉復之非也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士會謚武子字季凡享半解其體而薦之以訓共儉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慈惠士會以享當體薦而殽升故怪問之王言禮以分異會卿分宜宴會故感焉而講求之以脩國法烝升也公諸侯也傳言典禮久廢并會之賢

成公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惠襄二王之族伯與周卿士陽樊時屬晉鄄周地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

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絶于周故書出以非之

襄公十年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陳生伯輿皆王卿士右助也說說陳生也處處之河上士匄晉卿食邑於范謚宣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篳門柴門圭竇上銳下方狀如圭宰言伯輿家微不得陵上瑕禽言先世以大姓從王有勞非微也

今政刑皆私屬長皆受賂而富故致我貧故肆也牲犧牲用器用騂赤牲旄犧牛也牡牛為犧即騂牡也舉此見得重盟不以雞犬豭豚也正者不失下之直句知伯與直不自專而推之於王合要合其要期之辭以相辨詰契其辭也

定靈昏齊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桓公周卿士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襄公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

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若而人舉數以備擇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定公名夏胙禄也言世其禄以為東海之表率繄發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官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公監之夏非卿故非禮

劉康公敗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屬今河南新安縣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

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瑕嘉晉大夫襄公王卿士康公王季子謚戎平還欲徼其無備叔服周内史徐吾氏茅戎之别秋王人來告敗

襄公五年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王叔周卿士戎陵虣周室故愬于晉王叔有貳心于戎故晉執之恐王以為罪故使魴言其故

景王讓晉

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前見被髮而祭遷戎之兆也陸渾今河南嵩縣舊名陸渾縣傳因遷戎追記辛有之言

文公八年冬襄仲會晉趙孟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襄仲魯大夫名遂戎將伐魯遂不復命專與之盟曰懼戎與盟何足珍乎

昭公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遷封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頹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甘周邑今河南府城西有甘水人邑大夫名襄閻嘉晉閻縣大夫兩趯晉二大夫陰戎陸渾戎潁周邑今河南登封縣有潁谷桓伯周大夫辭責讓也魏今山西平陸縣有魏城駘陝西武功縣有斄城為山西為城縣岐陝西岐山縣畢在長安縣西北言自夏世以后稷功高受此五國為西土長蒲姑齊地今山東博興縣有蒲姑城商奄魯地兗州有奄城巴四川重慶等府濮一云江漢之南今雲南鎮沅景東府亦濮蠻肅慎今遼東三萬衛燕今燕京亳今山西垣曲縣有

亳城言武王克有天下何所不統弁髦弁加於髦也古童子垂髦冠禮始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記云三加彌尊是弁髦本以尊之豈因以敝之乎喻周為宗主當救其𢡃墜不得陵蔑也檮杌衆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瓜州今陜西甘肅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若不由晉安能偪取此封殖猶培養制專制也謀主宗族之師長又言在晉猶然於戎狄無復可責咎之深也宣子晉卿韓起諡叔向晉大夫改物改正朔易服色翼佐戴奉也姻外親禭送喪衣俘所獲俘因賔滑周大夫

王臣喪亡

成肅公　王子佞夫　單獻公　單成公　原伯　甘悼公　鞏簡公

成公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劉成二公皆王卿晉伐秦請師於王故魯公既朝王從二公會晉侯二子即二公脤宜社之肉以蜃飾其所盛之器故曰脤宜出師祭社之名劉子所云中即書之降衷詩之秉彝則即有物有則善于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以德養之則福自致不德而敗焉自召其禍故上下各宜以分而盡其誠上焉者養其神明之舍下焉者

守其職業之常大事在祀與戎而祀之執膰戎之受脤又神惠下臨故為大節非至敬無以通乎幽而荅其貺今以惰是悖其則而天命之中弃矣以此知其亡之速也斯言性命禍福之理精矣 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

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儋季靈王弟括除服故見王愆期公子名聞聲而知其志必欲有此大權告王預除之王弗信而亂作佞夫靈王子景王弟成愆蔿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等周五大夫瑕廖括黨佞夫不知故罪王

昭公七年　單獻公棄親用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周卿士羇寄客也襄頃二王獻公之先成公獻公弟

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單子謚成公戚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著定字疑衍野會設表以為位禬領交結帶結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絞周大夫輿衆曹其徒也跪尋絞弟

郊周邑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甘簡公周卿士過悼公名成景皆過之先君二族賂獻公使之殺過鰌平公名庚過瑕辛及宮綽五大夫皆甘悼公黨

定公元年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弃親用疏故敗

子朝之亂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壽景王子穆后壽之母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

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彞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彞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荀躒字文伯鲁壺魯國所獻壺樽王因之責晉鎮撫謂獻物足為王室重揖談揖使對明器明德之分器彞常也常寶之物談言晉遠王近戎先無分器故無獻叔

談字密須姞姓國今陝西靈臺縣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蒐闕鞏國名參虛實沉之次晉之分野襄襄王二路大路戎路鉞斧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赤弓虎賁王之衛士南陽凡四邑不廢加賞載書功于策也土田謂南陽彝器弓鉞之屬車服二路文章旌旗也焉在誰在也言必在叔父王以晉先世受分于王室子孫世守之以延其福祚正當有以鎮撫我孫伯黶晉正卿談九世祖辛有周人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時談忘之故王以占其無後而已則非禮叔向又以審其不終禮為長子三年喪妻雖期年而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亦有三年之義遂竟也王雖弗竟而猶當隱戚今求器且宴樂是失二禮弃大而詳其細則無所附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過周大夫得過之族弘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稔以乙卯日與桀同誅今得惡同故云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伯魯周大夫時在曹故往會葬者見之閔子馬魯賢人云國亂俗壞言不必學者既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懼違衆而失其位志意惑

亂故狥流俗而相為此言則皆遂不學而事懐苟且陵替患生而必亂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落衰也○子馬之言萬世之藥石也而于今尤中傷哉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樂官州鳩其名省風謂省風俗而

作樂以移之鐘言其聚輿言其行窕細而不𢶀摦大而不入嘉成嘉樂告成也億安也不咸不充滿不容不堪容以是感於心則隨其感而心疾生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子朝景王庶長子賔起子朝傅字孟說相語也劉獻公名摯伯蚠一名狄單穆公名旗子朝有欲位之言故蚠惡之起因犧雞而言犧雞寵飾卒見殺人見寵飾則貴盛故異使寵人如寵犧是假人威權以招難使犧在已則無害已喻子朝欲王早寵異之時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聞言心許故不應北山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城北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獵殺之未及先崩故猛得立榮錡河南鞏縣西舊有榮錡澗無子無嫡子見王王見猛也懼羣子黨朝故盟之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

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子朝憑寵不立聚黨作亂百工百官靈景二王郊要餞周三邑劉子伯蚠也被逐奔揚揚周邑悼王猛也單慮其孤弱迎之歸還子朝黨不欲單得王乘夜取之單失王故出召莊公名奂子朝黨還與謀誘單盟而殺之樊頃子名齊黨猛故次其不克還竟奉王追之領周地大盟殺荒圖遂前謀也時劉得歸其采邑單知還謀故亡奔靈景二

族之羣子復追單被殺者八子還及馬朝以其黨死故斧劉因得入王城睪甘二公猛黨乃為子朝所敗鞅葬景王還閔馬父即閔子馬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欲晉救以王出次示情急處守王城盟百工於平王廟盼朝黨伐王敗獲被焚醜猛黨前城朝邑百工因醜敗而叛伐單氏為所敗單再伐之于東圉晉二師以州戎與其四邑之師納王而劉單陸渾又為朝衆所敗州鄉屬也五州為鄉猛卒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母弟名匄子旅周大夫晉四將分軍于四邑王師分次于三邑晉三大夫復濟伊洛取子朝邑而軍敬王之師伐毀朝所居邑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二師王師晉師郊鄩朝二邑今河南偃師縣有鄩溪朝敗故告閒晉師還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

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訾牆人直人皆朝邑入尹自京入也圉尹文公朝黨佗劉蚠族敬王黨奐極周卿士朝黨王如劉以前敗避朝也鄩羅周大夫納納朝也辛尹氏族唐周地蒯敬王邑今河南洛陽縣舊蒯鄉王師敗邑潰出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極朝黨以地震而死文公伯蚠諡蚠父獻公欲立子猛未及而卒故弘云三川涇渭洛也幽王時震朝在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東故曰東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

朝入于鄔簡公莊公子名盈罷極之子桓公平公子度謀也弘言惟德同則能謀于義大誓周書商周之興滅在德不在衆今子朝不德無害于我可脩德以勝之時子朝稍强鄔在今河南偃師縣境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涖臨也就問周衆以子朝敬王曲直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衆言子朝曲故拒之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假杏敬王二邑

太叔鄭卿名游吉獻子晉卿名鞅嫠寡婦織者常苦緯少所宜憂將及恐禍及己喻己妄憂周亂蠢蠢動擾貌詩小雅缾小資於罍至罄則罍為無餘故恥之以喻晉為王室所仰宣子晉卿韓起謚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朝以珪禱河求福既而珪自出于水陰不佞敬王大夫溫人晉師也

以之南侵于朝而得玉賣之則石玉之化也王定王后定其位也獻而與之東訾喜之也見子朝神所不與而珪宜歸之敬王

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黄父晉地簡子晉卿名鞅納納于王城餘見晉卿族廢興與宋桓魋之亂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涉洛水東訾敬王邑鞏今河南鞏縣舊有訾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人

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施谷皆周地今河南府有尸鄉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雈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劉師敗而懼故以王出朝衆遂焚其邑王累遷而至滑女寬晉大夫闕塞在今河南府城西有闕塞山一名伊闕口守之以備子朝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

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

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

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敬王得晉輔浸強竟逐子朝而其位定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后還見殺故忌朝黨苢周邑盈懷疑故盟圍澤提上皆周地成周洛陽也般晉大夫子朝在楚遺書諸侯言三王封建母弟非徒以共享先德亦望其拯救災難夷王厲王父懲惡疾也走走禱弗忍不忍其虐也時王流彘王政勵勸諸侯釋其位以理之使少有閒豫所謂共和也宣王厲王子時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幽王宣王子若順懲失也攜王幽王少子伯服

王嗣太子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宜臼又幸褒姒生伯服欲殺宜臼而立之宜臼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郟鄏頹帶之亂見前定王襄王孫二世靈景也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靈王定王孫景王靈王子劉狄即劉蚠壹專也弔相恤也貫習瀆易也先王先王之命不穀子朝自謂攸所厎至也赦赦其憂圖圖其難間間錯先王之制伯仲叔季總謂諸侯子朝私命遠遠晉而徒𢪊以文詞馬父譏之干私也遠遠晉遠視晉而蔑之也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子朝雖奔而其黨猶在敬王勢微不能自固故戍之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時昭公在外也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

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盈等皆子朝黨稱伯魯子駘閔子馬言固從朝奔楚而道還故婦人以為輕於向背而嘆其亡之速趙車子朝之餘見王殺盈等故叛鄻周邑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

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
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
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
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
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
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

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
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
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
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
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

臨之以為成命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欲城之俾使也伯父謂晉侯言念諸侯勤勞已久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望來歲之熟閔閔憂貌肆展也二文謂文侯文公也固申固其業崇尚也文德文教之德蝥賊謂子朝徵召也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伯音韓不信別名衰序差次也在在周所命狄泉在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池水尋盟尋平丘之盟南面居君位彪傒衛大夫詩大雅戒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自恣渝變也士彌牟字景伯凡城有高卑厚薄溝洫遠邇財用餱糧之類皆須預料而審備之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土方土之方面期畢期也庸人功也屬役屬所役人數賦丈付所城丈尺書為成書帥諸侯之大夫放致也臨蒞其事成命執之以為定命也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
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
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
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
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
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
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
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泜政代天子大夫為政此即上事哎助謂重記魏獻子名舒韓簡子名不信原壽過周大夫卜廣平曰陸禹貢大陸在鉅陸北杜謂絶遠疑為今河南汲縣有吳澤荒蕪之地舒火而田此弁見焚甯今河南脩武縣范獻子名鞅代魏子去其柏槨以示貶裁設版築宋欲滕薛郳代己受功郳小邾固然固令薛為宋役也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實相湯薛宰言先世皆官王朝豈為役于諸侯幾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之舊為據彌牟言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當歸考之仲幾又以盟時所告之神為言士弁以徵于鬼為誣而執之尚書說命無啓寵納侮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

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哀三年萇弘殺六年高張奔○萇弘身為王臣見王室之危而盡忠以匡衛此人臣之義也而乃云違天天不免是使人臣視其國家之傾亂而不為之盡力乎此于義尤謬甚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吳入郢也

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儋翩子朝餘黨鄭為之伐周六邑閻没晉大夫戍與城皆以備之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姑蕕周地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

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儀栗周邑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因尹氏復黨儋翩為亂故敗之慶氏守姑蕕大夫黨氏周大夫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穀城簡城盂皆儋翩之黨

哀公三年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時范氏叛晉故弘

忠賢橫戮化為碧殆不誣也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敬王能終其世如萇弘言○子朝之亂尤甚於頹帶使非晉是無周矣景王毒流乃嗣何其酷也古人有行此而亂弭者以廢立之賢不肖著白人人所謂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者乎若周泰伯漢東海王彊又皆賢明克讓遭逢國祚方隆故上下安榮而名與業俱顯何可冀哉彼輕以私愛易置者又安得以藉口也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言同軌以別四夷同盟同方岳之盟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云三月踰月度月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尸未葬之通稱贈死當在未葬既葬而贈無及矣弔生當在哀痛之時今惠公薨久而弔是不及哀仲子生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得事

王之禮

七年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朝而發幣于公卿凡伯不以賓禮待之故怒邀而執之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夏仍叔之子弱也來聘魯也弱幼小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車服上之所以賜下職貢諸侯有常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代王室主婚與齊讎也詳文姜之亂

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王崩於桓公十五年三月閱七年矣公穀云遷葬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昌歜菖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嘉穀熬稻黍也以象文鹽虎形以象武禮天子三公主國待之尊于國君周公謙之過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文公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葬僖公夏四月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四年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珠玉曰含車服曰賵加禮于成風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亂諸侯嫡妾之分何禮乎

八年秋襄王崩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

禮厚賄之徵召也賄賜也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

成公八年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驗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一